

张立士著

# 校花

# 校草



城出版社

张立士 著

校  
草

校  
花



花城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校花校草/张立士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1999.7  
(2000.8重印)

ISBN 7-5360-3065-7

I. 校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8528 号

**校 花 校 草**

张立士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1插页 320,000字

1999年7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10,000—20,000册

ISBN 7-5360-3065-7

I·2592 定价:1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# 内 容 简 介

一部普通班普普通通的班史；  
一本普通班潇潇洒洒的剪影；  
一曲普通班自强不息的凯歌。

果真红颜多命薄？不然，怎么美丽的校花、英俊的校草全部落难到备受欺凌的普通班？！

普通班，大浪淘出来的泥沙，筛子筛出来的碎米，路旁的野花，石板下的小草。普通班学生的处境荆棘丛生，普通班学生的命运带血带泪。然而，他们的精神是铁，他们的意志是钢。求生存、求发展的本能，促使他们像螃蟹那样，横着干，竖着干，终于闯出了一条生路。

作者用饱蘸激情的笔，为普通班的不幸而呼，为普通班的抗争而鼓，让人情不自禁地为普通班学生的命运捏一把汗，掬一抔泪。

## 自序

我本善良，同情弱小，傲视强霸。

耳闻目睹现行教育制度中出现的种种既不合理，更不合情，甚至有悖法规的现象，我常常愤然之至。我想借文鼓呼，但力不从心。现在我的《校花·校草》终于问世，算是鼓呼的开始。我激动得血压升高，猛服降压药物得以安宁。写到这里，我该来个小结：写小说不是用笔墨，而是用激情。情是原是本。失去原本，创作更成为无本之木。其一。

我在《校花·校草》中淋漓尽致地描写普通班学生所承受的灾难和不幸，所进行的拼搏和抗争，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的大胆否定和傲然挑战。我估计这个作品问世之后，在赢得一片喝彩的同时，也可能引来一些非议和谴责。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观点。

一篇成功的小说，应该有成功的人物和成功的故事。

我不敢自诩《校花·校草》是什么成功之作，但它确实是我的得意之篇。“愚者千虑，必有一得”，因此我深信我的作品还是有几“得”。

先说人物形象。

我把校草白龙和孟空军写活了。白龙，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孟空军，同学们公认的飞行员料子。相形之下，

白龙更见可爱。他方方面面的素质都比较高：体坛上，他是高手，夺魁不断；审讯室，他是硬汉，令校长尴尬；千里寻师，足智多谋，使总裁感动；教委请愿，他一马当先，口若悬河，旗开得胜；情场上，他呼风唤雨，纵横驰骋，朝爱王娜，夕追艾妮，牵着孟空军的鼻子跑，冲着公子哥儿杜杰干，有勇有谋，堪称情场老手；但在高考的关键时刻，他又显得十分有节有制，决不搞爱情至上。

张峰本与校草无缘。此人长相不扬，浑身是刺，不甚逗人喜欢。但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发展，他竟成为一个“高大”形象：京湖救美，他大抖风流；校花拍卖，他决不伸手；高三宣誓，他才高八斗；高考场上，披荆斩棘……他的历程，是一曲苦难的歌；他的品格，是一首闪光的诗。

普通班班主任郑老师是我的理想，我的憧憬。他具有能吃苦耐劳的传统品质，他具有爱生如子的优秀师德，他更具有敢作敢为，敢进敢退的开放精神。有个学生说得好：这样的老师多一些就好了。

校长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。读者褒贬不一。我的出发点是，不带成见，不带观点，任其发展。我的印象是，他是一位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。从这个人物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教育界的缩影：他为追求升学率而不择手段，正是当前教育界的一症结；他有主见，敢于大刀阔斧地处理一些人事问题；他以工作为重，能够礼贤下士，不计前嫌……总之，他是个多发矛盾体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“三老”。《“三老”拒聘》中的“三老”，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太深了。我相信读者会有同感。用“栩栩如生”来形容，毫不为过。

再说说故事。

我不善于编故事。但是本书的故事却编得起伏跌宕，天衣无缝。这要感谢生活本身。

毁榜之举，像一重型炸弹，轰开了序幕。毁榜诱发的情节是白龙受审，王娜出走。王娜出走，使校长如临灭顶之灾。校长迁怒郑老师，迫使郑老师解聘而去。郑老师的离去，导致班上大乱，导致张峰挨整……为解决矛盾，校长向郑老师妥协。郑给校长面子，同意“东山再起”，可是“三老”拒不合作，郑再度陷入困境。学生考试舞弊，使郑的处境雪上加霜。校花、校草为了过“招飞关”和“空姐关”，更是阻力重重，关隘道道。那矛盾一个接一个，那难关，一关更比一关难。“综合班”的出台，显示出校方的大砍大削到了疯狂的地步，矛盾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——孩子们唱起了国际歌……

山穷水尽疑无路。郑老师住进了医院。以后如何，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……

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。也是这个序的主要方面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我笔下的几朵校花，虽然被写得花枝招展，但同校草相比，我总觉得逊色一筹。这也许是因为女生寝室门口有“男人止步”大牌像挡箭牌一样，阻隔了我同她们的接触。

不足之处，还有不少，乞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张立士  
1999年3月

## 前 言

常言道：“合久必分。”而他们只在高一合一年，就来个大分化，大瓦解，大离别，甚至还有大逃亡的。按分数划线，按关系分等。总共四个班，分来分去还是四个班。不过，各班的地位变了，不再是当年的一律平等，而是等级森严，待遇迥异。A、B二班，天之骄子，地之宠儿，东方之曙光，夜空之星座，十五之月亮，学校之希望。我要写的是大浪淘出来的泥沙，筛子筛出来的碎米，太阳中的黑子，路旁的野花，南极的陨星：一个备受歧视、打击的普通班。他们的处境，荆棘丛生，他们的命运，带血，带泪。但是，他们的精神是铁，他们的意志是钢。“我们普通班，除考试成绩外，其他都是第一”。就是这个普通班的心声，使我感动不已，激励我奋笔疾书。于是乎，只花了两个月的课余时间，就拿下了25万字的长篇。

我把这本书献给普通班的师生和一切有正义感的人。

张立士

1998年4月于株洲市



## 目 录

自 序	( 1 )
前 言	( 1 )
第 1 章 超级考试	( 1 )
第 2 章 王娜出走	( 6 )
第 3 章 同命鸟	( 14 )
第 4 章 白龙受审	( 22 )
第 5 章 “白白书”	( 33 )
第 6 章 救救校长	( 40 )
第 7 章 徘徊十字路口	( 45 )
第 8 章 不由选择的选择	( 54 )
第 9 章 未成曲调先有情	( 62 )
第 10 章 空军失事，白龙请罪	( 70 )
第 11 章 无法投寄的“情书”	( 81 )
第 12 章 老师有难，学生支援	( 86 )
第 13 章 惩处“叛徒”	( 89 )
第 14 章 没有句号的后患	( 100 )
第 15 章 车站新闻	( 108 )
第 16 章 爱情谷里争风流	( 120 )

第 17 章	“庙小妖风大” .....	(129)
第 18 章	“四部曲” .....	(134)
第 19 章	万言书 .....	(142)
第 20 章	校长忧思录 .....	(152)
第 21 章	重赏之下 .....	(157)
第 22 章	小年的礼物 .....	(162)
第 23 章	两难的尴尬 .....	(164)
第 24 章	双少年做大使 .....	(174)
第 25 章	三顾茅庐 .....	(183)
第 26 章	不信属相信血型 .....	(192)
第 27 章	三老拒聘 .....	(197)
第 28 章	朽棺木·争气林 .....	(205)
第 29 章	运动会上的较量 .....	(215)
第 30 章	是争风吃醋吗 .....	(222)
第 31 章	“老师，为了您，我们舞弊” .....	(231)
第 32 章	牛老板也请罪 .....	(242)
第 33 章	红色五月 .....	(249)
第 34 章	能不能爱情至上 .....	(261)
第 35 章	长城好汉 .....	(269)
第 36 章	向高三宣誓 .....	(280)
第 37 章	迎接一号校花 .....	(290)
第 38 章	是对还是错，说不清 .....	(305)
第 39 章	“补课” .....	(312)
第 40 章	不是英雄也救美 .....	(317)
第 41 章	“人格比外表更重要” .....	(324)
第 42 章	蛋糕和鲜花 .....	(332)

第 43 章	零落成泥碾作尘 .....	(341)
第 44 章	起航, 校草 .....	(349)
第 45 章	校花难过空姐关 .....	(356)
第 46 章	举 杯 .....	(364)
第 47 章	砸 杯 .....	(373)
第 48 章	综合症 .....	(380)
第 49 章	高奏《国际歌》 .....	(386)
第 50 章	家教不成反受辱 .....	(403)
第 51 章	含泪带笑的告别 .....	(410)
后 记 .....		(423)

## 第 1 章 超级考试

知了在樟树杈里极有弹性地鸣叫着，不知是喜还是忧。反正，我听起来，越听心里越紧张。

为了对付高一，我们已经累得瘦了一圈。而现在，又坐在这里参加什么“编班考试”。吓人！偌大一个教室——坐 60 人绰绰有余，这时候，只摆三行，每行 5 座。行与行之间，可以跑汽车。每行一个监考官，全室一个总监考官。总监考官脸上毫无暖气，只有杀机。说：今天的考试是超级的。超级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心里明白。这个编班考试是决定我们前途和命运的一招。因此入场时，大家的神情的紧张程度也是超级的。我坐第一行第五个，孟空军坐第二行第四个。他向我抛了个眼色，我向他点了下头。他知道我带了 BP 机，我也知道他有很多优势：长颈鹿，顺风耳，千里眼……正当我们想入非非的时候，考试司令部——广播站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警告声：“……交头者，接耳者，……均以舞弊论处……”那变了质的声音，颤抖着，充满着火药味。我和孟空军不敢眉来眼去了。

我们第一行的监考官，是个老不死的。眉毛全白。我为自己庆幸，有福气。

第二行的监考官，是个中年妇女。那近视镜片，一环套

一环，形成无数个漩涡，起码有三千度。那深深的凹陷下去的眼睛，溜来溜去，贼眼一样。她到底在注视谁，谁也说不准。

知了无声无息了，可能是高温给它们带来了极度的疲劳，而几个考官却始终是那么雄赳赳，气昂昂的。精神振奋，总是虎视眈眈。我想，他们抓出一个舞弊者，是不是能够荣获一笔可观的奖金？不然，他们会这么兢兢业业？我想，眼下，是几个老知识分子来整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，能说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罪恶和耻辱？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的作文还没有写一个字呢。基础难度太大，把我们当敌人来考，比中考题难好几倍。那阅读题，活得没有边际；那古文，不知道是哪个老古董先生出的，简直是天书。我捉摸了老半天，还是下不了笔。正当我冥思苦想而毫无进展的时候，那位总考官悄然而去。上5号了？很久，还没有回来。我猜想，是消化系统又出故障了。这时候，专职监考老师也不住地打呵欠，伸懒腰，揉眼眶。这时候，我的BP机有响动了，啊，我的心猛跳，跳到口里来了。白眉毛老人向我一瞪眼，向我走来……

考完了。唉，孟空军的优势没起作用，我的BP机是白搭！扫兴！危险！

校内校外掀起了一种可怕的编班竞争高潮。也算是一种竞争机制吧！强者为王，弱者为寇，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别人怎样，说不清，道不明。单说我和孟空军吧。我俩都是体育尖子。读初中时，就在市田径赛中拿到了名次，中考前，省重点中学——礼威中学就向我们发出了欢迎书。可是河马主任把我们留住，和我们签了协议，保证把我们安排的好班，

而且免收学费。何况，孟空军老爸还是市电业局的工会主席。电老虎，谁敢得罪？我爸是市招商局局长。学校要搞活校办工厂，是会有求于他的。何况，他们还都是家长委员会的。所以对编班一事，我们暗中高兴。结果怎么样？说起来真气死人，我们恨不得把河马主任和校长杀掉。

为了编班，9月3日了，我们还未上课。整个高中二年级掀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师生乃至家长都像热锅里的蚂蚁。听老师透露，校长家里门庭若市，电话铃响个不停。校长忙着批条子，校长夫人忙着数票子。什么烟酒，恕不欢迎。

我和孟空军慌了阵脚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送。形势太逼人了。怎么办？我给深圳办事处去长途电话，催爸爸赶快回家。可他说他有要事，要同一个港商谈生意，抽不出身来，我失望了，躲在家里睡闷头觉。孟空军呢？也给他在哈尔滨出差的爸爸去了电话，但是回电使他大哭了一场。

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我又哭腔哭调地给爸爸挂长途，我说他不回来，我就跳楼……爸爸大概以为我真的想不通，会怎么的，于是马上答应坐飞机回来一趟。

“编班完了，老徐到庐山开会去了。”校长夫人冷冰冰地回答我爸爸，“哪里这么多特长生？你家孩子高一点，算特长；那矮一点呢？不也算特长？我这么胖，算不算特长？都想搞特殊，而不是真正的所谓特长。”

我爸爸愤然之下，对我说：“走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普通班就普通班吧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主要靠自己！明年，我把你搞到礼威中学去。”

9月4日上午，宣传栏前挤满了看榜的人，多半是我们

高二的。

“真缺德，黑的，红的，好分明！”张磊大叫一声，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。

“是呀，上黑榜的是非洲人——黑人兄弟！”我苦笑着。

“张磊，你好，你是压寨夫人！”原来张磊的名字排在C班的最末位！高个子孟空军，抱着胖子张磊打哈哈。张磊恼羞成怒，胖大的黑脸，白一块，红一块，使出全身解数，从孟空军的搂抱中挣脱出来，冲进人群，飞起一脚，向宣传栏踢去。

“好！英雄本色！”

“金庸、古龙的武打小说没白读！”

“电游没白玩！”

这热烈的欢呼和鞭策，无疑是火上添油，他见宣传窗只是晃晃荡荡，并未倒下，也未伤损一根毫毛，于是抱起一块青石向它砸去。又招来一阵喝彩。可是那宣传栏好像钢打铁铸的，仍然岿然不动。他傻呆呆地站立在榜前，只觉得每一个名字都是那么令人羞辱，那么令人肝肺生烟。他伸出大手，“嘶”的一声，把“黑榜”——C班的名单撕去一大半。这时受压抑的兄弟姐妹们冲破感情的束缚，再一次掀起喝彩的高潮。是的，只有张磊武打小说读多了，中毒太深，才有这份武侠胆识。但是有几个女同胞吓得全身颤抖了。说张磊会惹下大祸。可是张磊拾起撕落的那张纸，折成一个正方形，收进书包里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！张磊的义举壮了我们C班穷兄弟们的威。大家都朝那A班B班的红榜上溅墨汁，掷泥土，吐唾沫……

顿时，红榜面目全非了。

C班没有王娜的名字，可她也来看榜了。

我向她祝福，祝她鹏程万里。

可是她说：“我不读了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我惊问。



## 第 2 章 王娜出走

毁榜后的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张磊到孟空军家。到底是电业局的，用电不花钱。吊扇、台扇、壁扇、落地扇，一起开。孟空军一再声称，他爸计划安装立式空调机，但他妈反对，怕得空调病。

我们在客厅里疯狂一阵 VCD 之后，言归正传了。

“如今党风不正，校风也不正了。学校再不是清水衙门了，老师也不再死守清贫廉洁。唉，那个末流货杜杰凭什么混入重点班？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“这还用说白吗？人家腰包鼓鼓的。人家有个爸还是什么市政协委员呢。听我爸说，上次搞希望工程，他家就板出 5 万元。学校搞集资，他又板出一笔。据说——不，是有人看见了的。编班的前一天，杜杰的爸爸派了桑塔纳把校长全家人接到白云宾馆夜总会去了……”孟空军滔滔不绝。

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待我当校长时，我要叫你老徐的孙子天天留级。”我说。

“你能当校长，我呢？”

“你当河马主任！”我开他的心。

我不再说话，又想起了王娜。

“王娜没被挤下来，好！”孟空军说。